

梁启超  
輯錄

曾國藩嘉言鈔

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，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。



梁启超  
輯錄

曾國藩嘉言鈔

目  
录

文集

日记

家训

家书

书札

四〇

三五

二九

一五

〇

# 謙勞

自立之道以勤  
勞為本而勞則  
萬善有基德生於  
長不自是主稱也  
不愛世譖屬吉凶二  
言迪之曾國藩

# 书札

今日而言治术，则莫若综核名实；今日而言学术，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。物穷则变，救浮华者莫如质。积翫之后，振之以猛，意在斯乎！

吾辈今日苟有所见，而欲为行远之计，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？

耐冷耐苦，耐劳耐闲。

人材高下，视其志趣。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，而日趋污下。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，而日即高明。

无兵不足深忧，无饷不足痛哭，独举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、赴义恐后、忠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，此其可为浩叹也。

今日百废莫举，千疮并溃，无可收拾，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，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，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，以挽回厌乱之天心，庶几万有一补。不然，但就局势论之，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。

集思广益本非易事，要当内持定见，而六轡在手，外产延纳，而万流赴壑，乃为尽善。

方今民穷财困，吾辈势不能别有喫咻生息之术，计惟力去害民之人，以听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。

带勇之人，第一要才堪治民，第二要不怕死，第三要不急急名利，第四要耐受辛苦。大抵有忠义血性，则四者相从以俱至。

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，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，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，其本为已浅矣。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，利尽则冷落兽散。

国藩入世已深，厌阅一种宽厚论说、模棱气象，养成不黑不白、不痛不痒之世界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，偶有所触，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。

练勇之道，必须营官昼夜从事，乃可渐几于熟，如鸡伏卵，如炉炼丹，

未宜须臾稍离。

二三十年来，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，渝修袂而养拘步，倡为一种不白不黑、不痛不痒之风，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，则相与议其后，以为是不更事，轻浅而好自见。国藩昔厕六曹，目击此等风味，盖已痛恨次骨。

国藩从宦有年，饱阅京洛风尘，达官贵人优容养望，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，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，积不能平，乃变而为慷慨激烈、轩爽

肮脏之一途，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、不痛不痒、牢不可破之习，而矫枉过正，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，以是屡蹈愆尤，丛讥取戾，而仁人君子，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，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。

苍苍者究竟未知何若，吾辈竭力为之，成败不复计耳。

愚民无知，于素所未见未闻之事，辄疑其难于上天。一人告退，百人附和，其实并无真知灼见；假令一人称好，即千人同声称好矣。

虹贯荆卿之心，而见者以为淫氣而薄之；碧化苌宏之血，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。古今同慨，我岂伊殊？屈累之所以一沉，而万世不复返顾者，良有以也。

时事愈艰，则挽回之道，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。傲兀郁积之气，足以肩任艰巨，然视事太易，亦是一弊。

凡善弈者，每于棋危劫急之时，一面自救，一面破敌，往往因病成妍，转败为功。善用兵者亦然。

急于求效，杂以浮情客气，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。以瓦注者巧，以钩注者惮，以黄金注者昏。外重而内轻，其为蔽也久矣。

锐气暗损，最为兵家所忌。用兵无他谬巧，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。

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故古诗『花未全开月未圆』之句，君子以为知道。自仆行军以来，每介疑胜疑败之际，战兢恐惧，上下惊惕者，其后恒得大胜；或当志得意满之候，狃于屡胜，将卒矜慢，其后常有意外之失。

欲学为文，当扫荡一副旧习，赤地新立。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，乃始别有一番文境。

吾乡数人，均有薄名，尚在中年，正可圣可狂之际。惟当兢兢业业，互相箴规，不特不宜自是，并不宜过于奖许，长朋友是之心。彼此恒以过相砭，以善相养，千里同心，庶不终为小人之归。

敬以持躬，恕以待人。敬则小心翼翼，事无巨细，皆不敢忽。恕则常留余地以处人，功不独居，过不推诿。

吾輩互相砥礪，要當以實聞過情為切戒。

自古大亂之世，必先變亂是非，然後政治顛倒，災害從之。賞罰之任，視乎權位，有得行，有不得行。至于維持是非之公，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。顧亭林所稱『匹夫與有責焉』者也。

莅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。明有二：曰高明，曰精明。同一境，而登山者獨見其遠，乘城者獨覺其廣。此高明之說也。同一物，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，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。此精明之說也。凡高明者，欲降

心抑志，以遽趋于平实，颇不易易。若能事事求精，轻重长短，一丝不差，则渐实矣。能实则渐平矣。

军事不可无悍鸷之气，而骄气即与之相连；不可无安详之气，而惰气即与之相连。有二气之利而无其害，有道君子尚难养得，况弁勇乎？

敬字、恒字二端，是彻始彻终工夫，鄙人生平欠此二字，至今老而无成，深自悔憾。

心审用则活，不用则窒，如泉在地，不凿汲则不得甘醴；如玉在璞，不切磋则不成令器。

敬字惟无众寡、无小大、无敢慢三语最为切当。

趋时者，博无识之喜，损有道之真。

惟忘机可以消众机，惟懵懂可以祓不祥。

军中阅历有年，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，小处下手。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，若不辅以朱子『铢积寸累』工夫，则下梢全无把握。

前曾话阁下以『取人为善』『与人为善』。大抵取诸人者，当在小处、实处；与人者，当在大处、空处。

治心治身，理不必太多，知不可太杂，切身日日用得着的，不过一两句，所谓守约也。